



## 外面世界

## 没有班干部的美国大学

听有些海外留学生们讲笑话,有些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美国大学上第一堂课时,会不由自主地向老师和同学们提问:“我们班的班长是谁?”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问题了。因为,在他们自幼所经历的教育环境里,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每班每级都是有班长之类的学生干部的。特别是到了大学,学校里有学生会干部,每个班级里不仅有班长,而且还有书记。

当年,我刚进入美国大学校园读书时,一开始就感到四个方面的不习惯。

其一,大学里几乎没有“同班同学”的概念,这是因为大学课程基本上实行灵活的学分选修制,学校不可能把每个人固定分配在一个班集体里,教室里的同学们流动性很强。

其二,美国大学的宿舍不是以系科来划分居住的,学生住得很分散,同专业的学生常常不住在一起。

其三,在课堂上,教授们极少照本宣科,教授们在课堂里和学生们互动频繁。有时聊到高兴时,教授们径直就盘腿坐在讲台上。一堂课下来,学生们讲的话比教授还多。

其四,学校里几乎没有我们国内观念里的那类学生干部——不仅没有书记,而且没有班长、班委和小组长们。当然,更没有我们习惯中的学生会主席。

一时间,没有了班主任、支部书记和班长,有些年轻的留学生们会觉得头脑空空,不知所措,好不自在。不过,很快这些同学们就习惯了美国校园的生活。他们发现,在这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去想,可以自由地表达,可以自由地判断,可以自由地选择你认为正确的社团。

其实,美国的大学校园并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一盘散沙,校长们从来也没有“人心都散了,队伍不好带”的忧虑。学校里其实也有“学生领袖”级的人物,这些“学生领袖”大多是在学生独立社团活动中涌现出来的。

通常,每个美国大学校园里都会有几百个不同种类的学生俱乐部和社团,几乎全部是由学生自行组织和领导的。每年新生入学时,人们会看到在学校报到处周围的办公室走廊里或校园草坪上,排满了各种社团招揽会员的五颜六色的招牌。

在有些美国大学校园里,也有一种类似工

会的学生会组织,但和我们国内大学里的学生会并不相同。这类学生会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学校行政的学生组织,学生会的负责人由学生依照合理程序选举产生,学生会的资金也来自学生,没有校方或政府的资助,因而它的行动都是独立的。这类学生会的目的主要是在重要事件发生时,用以维护学生权益,同时作为学生和校方之间的沟通渠道,例如校内公车服务、学费上涨、图书馆设备改善等。

当然,凡事都有利弊。人总是有差异的。对于那些思想比较成熟、独立性比较强、有自律能力的学生,在美国大学的环境里就可以应付自如。但对于那些性格腼腆内向、独立生活能力差的学生,就很难取得好的成绩,甚至不能完成大学学业,在美国名校里尤其如此。有些美国名校为了捍卫学术水平而不得不牺牲学生。

对此,准备来美国留学的学生和家长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有的中国学生家长常常不能理解,为什么花了那么多钱,把孩子送到国外上大学,五六年了,还没有个结果。估计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大学是“不怎么管”学生的。(周大为)

## 杂谈随感

## 最受欢迎的应届毕业生

他叫刘辰,是一个年仅23岁的应届毕业生,再过一个月就要毕业了,面对严峻的就业环境,他压力很大。

他觉得自己实在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该找什么样的工作呢?如果能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就好了。他是一个公交迷,北京市所有的公交线路他都了如指掌。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他就开始关注北京市的公交线路,哪条公交线路改了,哪辆公交车换车型了,他都会记录下来。从初中起,他就是同学们的出行顾问。无论谁想去哪里,他都能很快地回答出最便捷的公交线路。

就在他为工作发愁时,机会来了。某卫视的一档节目组通过了他的申请,他可以到现场去求职。来到现场,他发现,果然有一家公司有适合他的职位——旅游体验师。可是,他担心自己文笔不够好,不能把旅游的种种美妙感受表达出来。主持人问他有什么才艺,他说:“我是一个公交迷,对北京市的公交、地铁线路都有一些研究。”主持人来了兴趣,现场考他:“从国贸到鼓楼大街该怎么乘车?”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在国贸坐1路公交车,到天安门东,换乘82路,就可以到达。”主持人再问:“那从国贸出发,到智慧寺呢?”他同样不假思索地回答:“先坐地铁一号线,坐到五棵松站下车,然后再换乘运通113线就能到达。”

他的回答把台上12位老板的情绪都调动了起来,他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向他提问。他有问必答,不但准确无误地按顺序报了一大堆地铁站的名字,而且还给一对情侣设计了一个在北京一日游的路线。

他对公交的这种专注显然为他打开了大门。老总们不仅不约而同地向他发出了热情的邀请,而且绞尽脑汁,在现场因人设岗,给他非常好的职位和待遇,只为留住这个人才。最终,他选择了一家他感兴趣的公司。

主持人问这家公司的老总:“你给的薪水是不是太高了?”这个老总回答:“专业的、执着的、优秀的人才,是无价的。”是的,无论在哪个行业,最缺的永远都是专注的人。专注的人永远不缺机会!正如一个老总说:“很多用人单位不招应届大学生,不只是因为缺少工作经验。更主要的是,他们缺少一种专注和投入的精神。而刘辰最打动人的,就是他的敬业和那种往里钻的专注。只要有这种精神,无论在哪个行业,都能干出一番成绩。”

有许多大学毕业生都在抱怨找不到工作,其实,老板们又何尝不知,大学毕业生们缺少工作经验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老总们更看重的,往往是这个毕业生对工作的投入度、专注度以及热情与激情。(张宏涛)

## 世情百态

大学一毕业,小宇就到南京找男友云了。云的表舅在南京有家公司,他毕业后一直在那儿工作,每个月拿1000出头的工资打发日子。

小宇自己找了家小小的文化公司,每个月1000元的微薄收入,也算是高高兴兴上班了。

从此,小宇和云便开始了看似快活的生活。每天下班后便相拥着坐在租来的小屋看电视,从下午六点的新闻到晚上十点多结束的黄金剧场再到深夜的午夜剧场,每天持续六七个小时,他们斜靠着廉价的充气塑胶沙发上,随着荧屏嬉笑哀乐,全身心地感受着荧屏上他人人生的丰富多彩。

周末的时候他们就牵手去逛大卖场,拎回二三十元一件的衣服或其他便宜的物品,再贵些的衣服就只好默默说“再见”。他们习惯于沉迷于偶尔让人落泪的电视连续剧,虽然关掉电视的瞬间他们也会突感空虚,眼见别人买房买车也会有一时的失落,遭遇权贵人士的冷眼也会一时激动感伤,可他们终究是似乎要满足于现状,没什么意外的话就平庸度过此生。

日子无声地流逝了两年。那天晚上,正当他们深深沉醉于电视剧离奇曲折的情节时,那台来自于跳蚤市场的17英寸老式彩电突然“嗤”地喘息一声,然后是一圈白光挣扎着晃了晃便寿终正寝了,还留下满屋子烧了电器之后的那种臭味。

小宇和云四目相觑,屋里难得的沉寂,小宇突然觉得虚飘飘空落落的,对面的老式三门镜柜中是两张麻木、呆滞的面孔。小宇逃避似地捡起一本旧杂志翻了起来,那天晚上,小宇读了两篇小说,两篇散文;云则总结了他们两年来的存款——168.6元。

第二天下班后,小宇读了卡夫卡的两个短篇和张爱玲的三篇散文,写了一篇500字的读

## 让我们如此享受的慢性毒药



书记;云看了两份报纸后说: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存一个人的工资到银行吧。

第五天晚上,小宇写了一篇小小说投稿到晚报,云去图书馆听了一个关于市场营销的讲座。

第六天是周末,他们去了图书馆和书城,办了两张借书证,买了几本经济和文学方面的书。

第七天是周日,小宇在家看书、写稿;云则在精读《做一个成功的业务员》。

两个月后,他们的存折上有了3000元,

他们没有去买电视机,而是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

接下来,小宇报考了英语补习班;云找了一份做业务员的兼职工作。

小宇在报纸上发表了20多篇文章;云跑成了第一笔业务,拿到了1600元的提成。

一年后,小宇发表了文章100多篇,跳槽到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广告公司做了杂志编辑和策划,工资是原先的三倍;云又跑成了六笔业务。

两年后,小宇做了杂志的主编,有多家报刊约写稿;云注册了一家广告公司并开始良好运转。

四年后的某天上午,他们拿到了位于城中理想地带的新房钥匙;下午,小宇开始构思一个长篇,云计划年底把公司的注册资金由50万元升为500万。

以上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们的这四年,可以被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两年。转变似乎是因为那台电视机的彻底罢工,可我们明白,真正的质变是因为他们的醒悟。

生活中有太多的暂时诱惑,也许是没有完没了的电视节目,也许是刺激过瘾的电脑游戏,又或者是输赢无常的麻将……它们一点点侵蚀我们的时间,以看上去如此享受的方式,让我们沉迷其中乐不思蜀。

它们让蓬勃朝气的生命一点点走向颓废,如同慢性毒药,渗透麻痹我们的思想。这就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免疫力来抵抗,而强大免疫力的获得,来源于清醒的头脑描绘出的美好人生蓝图,并为之扎实而行,从而演绎起充实多彩的生活。

暗藏毒素的诱惑无处不在,请记得随时强化自己的免疫力。(佚名)

作者:腾飞

## 连载

8

老千高手的泣血忏悔:  
我的老千生涯 II

出版社:鹭江出版社

转眼第一局就结束了,我基本没输多少,大概4000的样子,基本都是下底钱了。

第二局开始先要洗牌。这次是那个瘦子先抓起牌来洗,他斜叼着烟卷,

眯缝个眼睛,嘴里骂骂咧咧的,拿着牌哗哗地洗着。赌钱的人大都这样,嘴巴里都不干净,很正常,没什么毛病。他洗完了把牌随手往桌子上一丢,说:“好了,你们切吧。”那个戴眼镜的也不客气,切了一下,大家都表示没意见,各自拿出钱来就要下注。我一看,不能再傻等着,就老着脸皮说:“我总输,我再洗洗,看看能不能转转手气。”

那胖子呵呵笑着说:“你手气确实不怎么样,我看呀,洗了也白搭,就是送钱的命。”大家哄一声都笑了。我脸上讪讪的,把牌拿手里洗了两下,把扑克又随手放了回去。我洗牌敢让任何人看,看上去跟别人洗的一样,没有任何毛病。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编辑了牌序,依次是两个K、一个A、一个6、一个K、两个Q、一个4,最上边我放的是2和Q、J和3、K和2这样缝隙很大的牌。

依据次序,从最东面开始摸牌的拿到2和Q是敢全部要底钱的,那他必须再下5000,底牌是个A,出来进不了缝隙,这样底钱就成了1万。根据一般思路,第二家是J和3也是敢要底钱的,再钻个A出来,底钱就变成了2万。K和2也一样,这么一来底钱就变成了4万。后面几乎啥牌我不管,但是任谁去钻,总会遇到K,也是死路一条。我呢,就等着那个6就可以了。万一等不着,被别人拿了两个好牌去抠一下,基本是不敢要底钱的。而且我还埋伏了两个Q,想想这一路填过去,底钱得多少?万-6和4都被别人叫出来,我还可以贴一下不是?摸牌的时候只要拿了一张比6大的,另一张我就可以贴一下,把暴涨的底钱全部掏出来。想到这里,我心里有点美,仿佛看到桌上大把钞票已经进了我兜里。不过从我

脸上可看不出任何表情,洗好牌我也随手放在桌上,等人过来切牌。

牌一放上桌子,果然有人要求切牌。那个大高个子伸手过来随便切了一下,他切完后我洗好的顺序就跑了。不过这难不到我,我就等着他切呢。刚才别人下注的时候我在洗牌,大个子切完牌,我故意拿出500底钱丢桌子上,丢的时候,我随手理了一下扑克。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牌序被我恢复了。外表上看,我只是很随意地把牌放在了最中间,又把场上的底钱整理成一叠。好像场上所有人都没发现,急吼吼地开玩了。

我心里暗暗窃喜,看来一切进行地非常顺利。

第一把是那个麻子摸牌,他摸了两张牌在手里,端详着底钱,场上10个人,底钱5000。按照规矩,摸到手的牌不钻或者钻不进去的时候不可以亮

开。所以大家不知道他手里摸的是什么牌,但是我知道。他手里摸的是2和Q。这样的牌缝隙是很大的,都敢要底钱。我美滋滋地等着他点5000元扔上去要底钱。然而,他理了理自己手里的钱,摇摇头说:“缝太小。”说完随手把那两张牌丢在桌子上。我心里一沉,难道我恢复的时候恢复错了?上面不是2和Q?我下意识活动了一下手指头,不对啊,我对自己的手感是很有信心的。不容我想太多,马上轮到了胖子。他摸了两张牌认真端详着,似乎是在思考,他好像下了很大决心,点出500,放在桌子上,表示要500元,然后伸手去抠牌,是个红桃K。

我心里咯噔一声,底牌如果是那个红桃K的话,我的确恢复了牌序,那麻子手里确实是2和Q,他为什么不耍呢?难道他知道那下边是个K?(待续)